



文懷沙 ◆ 主編

# 隋唐文明

第三十九卷

古吳軒出版社

文懷沙 ◆ 主編

隋唐文四月

第三十九卷

上海大學「大學叢書」

古吳軒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隋唐文明／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編纂委員會編。

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12

ISBN 7-80574-857-8

I. 隋... II. ①文... ②隋... III. 古籍—匯編—中

國—隋唐時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2009號

書名：隋唐文明

編：文懷沙

出版發行：古吳軒出版社

地址：蘇州市十梓街458號

郵編：215006

電話：0512-65232286

傳真：0512-65220750

印 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開 本：889×1194 1/16

印 張：4027.5

印 数：1000册

次 版：2005年3月第1版

次 印：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號：ISBN 7-80574-857-8/K · 001

價：38000.00圓（全100卷）

# 隋唐文明

## 第三十九卷 目錄

隋唐釋道書舊一

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一卷

〔唐〕釋慧立

〔隋〕釋灌頂撰

三

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

〔唐〕釋彥悰撰

〔唐〕釋義淨撰

二二

大唐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唐〕釋道宣撰

〔唐〕釋義淨撰

一九五

續高僧傳三十一卷

〔宋〕釋贊寧等撰

〔唐〕釋道宣撰

二五九

宋高僧傳三十卷

〔宋〕釋贊寧等撰

〔唐〕釋道宣撰

五三七

隋唐釋道書薈

一





〔隋〕釋灌頂撰

隋天臺智者  
大師別傳

景印明刻  
北藏本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門

人

確

頂

撰

起二

大師諱智顥字德安俗姓陳氏頽川人也高宗茂績盛傳於譜史矣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父起祖學通經傳談吐絕倫而武策運籌偏多勇決梁湘東王蕭繹之荊州列爲賓客奉教入朝領軍未異見而歎曰若非經國之才孰爲英王之所重乎孝元即位拜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縣開國侯母徐氏溫良恭儉勤勸齋戒夢香煙五彩輕浮若霧縈迴在懷欲拂去之間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因覺體重至於載誕夜現神光掠宇煥然兼輝隣室隣里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眼有重瞳父母藏護不欲人知而人自知之矣至年七歲喜往伽藍諸僧口授普門品初啓一徧即得而父母遇絕不聽數往每存理所誦而惆悵未聞奄忽自然通餘文句後以經驗無所遺失鄉閭嗟異溫故知新其若此乎

年十五值孝元之敗家國殄喪親屬流徙歛榮會之難久痛凋離之易久於長沙像前發弘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爲已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宅庭授金色手從懃牒入三徧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雖惟將順而寢哺不安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曉夜禮誦念念相續當拜佛時舉身投地俛焉如夢見極高山臨於大海澄渟翁鬱更相顧映山頂有僧招手喚上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援引令登入一伽藍見所造像在彼殿內夢裏悲泣而陳所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不唐世間四事恩患申臂僧舉手指像而復語云故當居此汝當終此既從宿已方見已身對佛而伏夢中之淚委地成流悲喜交懷精勤逾至後遭二親殄喪丁艱荼毒于服訖從兄求去兄曰天已喪我親汝重割我心既孤更誰安可忍乎跪而對曰昔舉荆百萬一朝僕妾于時久役江湖之心不能復處悵嘉之內欲報恩酌德當謀道爲先唐眾何益銘軀

刻骨意不可移時王琳據湘從琳求去琳以  
陳侯故舊又嘉此志節資給法具深助隨臺  
年十有八投湖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  
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  
曠律師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後詣大賢山  
誦法華經無量義經普賢觀經歷涉二旬三  
部究竟修方等懺心淨行動勝相現前見  
道場廣博妙飾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身  
在高座足躡繩牀口誦法華手正經像是後  
心神融淨美利常日遭受具足律藏精通先  
世萌動而常樂禪悅快快江東無足可問時  
有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名高嵩嶺行深伊洛  
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久句常坐一時圓證希  
有能有事彰別傳昔在周室預知佛法當禍  
故肯北游南意期衡岱以希棲遁權止光州  
大蘇山先師遙冷風德如飢渴矣其地乃是  
陳齊邊境兵刃所衝而能輕於生重於法忽  
夕死貴朝聞涉險而去初獲頂拜思曰昔日  
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  
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如教

研心于時但勇於求法而貪於資供切桓爲  
香柏盡則繼之以栗卷簾進月月沒則燎之  
以松息不虛駐言不妄出經二七日誦至藥  
王品諸佛同讚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到  
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  
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長風之  
游太虛將證白師師更開演大張教網法目  
圓備落景諮詢連環達旦自心所悟及從師  
受四夜進功逾百年間一知十何能爲喻  
觀慧無礙禪門不壅宿習開發煥若華敷矣  
思師歎曰非爾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  
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  
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  
矣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時有慧邈禪師行  
矯常倫辯迷時聽自謂門人曰我所數弘真  
師子吼他之所說是野干鳴心眼未開誰不  
惑者先師正引經文傍宗擊節研覈考問邈  
則失微揚簸慧風則糠粃可識淘汰定水故  
砂礫易明於是述徒知反問津識濟仍於是  
夜夢見三層樓閣邈立其下已坐其上又有

一人攘臂怒目曰何忽邈耶何疑法耶宜當問我先師設難數間賓主往復怒人辭窮理喪結舌亡言因誠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誠已不復見邈及與怒人夕有聞者謂爲謂霖旦詣思所具陳是相師曰汝觀般若不退品凡幾種行類相貌九十六道經云人若說法神助怖之汝既晝折慢幢夜驅惡黨邪不干正法應爾也思師造金字大品經竟自開玄義命令代講是以智方日月辯類懸河卷舒稱會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詔審餘悉自裁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讚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慧曠律師亦來會坐思謂曰老僧幸聽賢子法耳答云禪師所生非曠之子又曰思亦無功法華力耳代講竟思師誠曰吾久羨南衡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甚適我願吾解不謝汝緣當相揖今以付囑汝汝可秉法追緣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絰人也既奉嚴訓不得扈從衡嶽素聞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孤付囑仍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

陳都然上德不德又知音者寡有一老僧厥名法濟即何凱之從叔也自矜禪學倚卧言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詮練無常此何禪也答曰邊定不深邪來閣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疑濟驚起謝曰老僧身嘗得此定向靈耀則公說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未聞非直善知法相亦乃懸見他心濟以告凱凱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成蹊大恩法師梁陳擅德養道開善不交當世時有義集來會蔣山雖有折角重席忍無所容與先師觀慧縱橫聽者傾耳衆咸彈指合掌皆言聞所未聞忍歎曰此非文疏所出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銑由緣豐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慶餘暉之有幸使老疾而忘疲先達稱詠故頌譽溢道寺時長干慧辨延入定熙天官僧冕請居佛窟皆欲捨講習禪緣差承面而誓曰今身障隔不遂稟承後世弘通必希沒引僕射徐陵德優名重夢其先門曰禪師是吾宿世宗範汝宜一心事之既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

序拜不避泥水若蒙書疏則洗手燒香冠帶三禮屏氣開封對文伏讀句句稱諾若非微妙至德豈使當世文雄屈意如此耶儀同沈君理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勑一日停朝事羣公畢集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朱輪動於路玉珮喧於席俱服戒香同喰法味小莊嚴寺是榮負不輕誕其日揚眉舞扇肩便墮地雙搆巨難難不稱捷合掌歎曰非禪不智今之法座乎法歲法師爾日並坐撫榮背而嘲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以何遮羞榮答云輕敵失勢猶未可欺也興皇法朗盛弘龍樹更遣高僧難累旬磨鏡轉明揩金足色虛往既實而忘及也好勝者懷愧不議而革新斯之謂歟建初寶瓊相逢讓路曰少欲學禪不值名匠長雖有信阻以講說方秋遇賢年又老矣庶因渴仰累世提携白馬警詔定林法歲禪衆智令奉誠法安等皆金陵上匠德居僧首捨指南之位邊北面之禮其四方衿袖萬里來者不惜無貲之軀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

教噉和妙道唯禪唯慧忘寢忘食先師善於將衆調御得所停瓦官八載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蒙諸默之益者畧難稱紀雖動靜合道而能靈疵藏質恩被一切莫知我誰昔淳頭玄高雙弘定慧厥後沈喪單輪隻翼而已逮南嶽挺振至斯爲盛者也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錢送皆迺車瓦官傾捨山積虔拜殷重因而歎曰吾昨夜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較賊毛繩截骨則憶鬼尾泥間仍謝遣門人曰吾聞闇射則應於絃無明是闇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若益一人心弦則應又法門如鏡方圓如像若緣牽心轍驟無盡若緣杜心自然蹇澀昔南嶽輪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絃數應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減十人得法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羣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將山過近非避喧之處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白道峽所見者信矣山賦用比蓬萊孫興

公之言得矣若息緣茲嶺啄峯飲澗展平生  
之願也陳宣帝有勅留連徐僕射滑涕請住  
匪從物議直指東川即陳太建七年秋九月  
初入天台歷游山水弔道林之拱木慶雲光  
之石龕訪高寮之山路漱僧順之雲潭數度  
石梁屢降南門菴蕪澗流未議卜居常宿於  
石橋見有三人卓犧絳衣有一老僧引之而  
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捨  
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日草舍尚難當於  
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時三國成  
一有大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則清當  
呼爲國清寺于時三方鼎峙車書未同雖獲  
冥期悠悠何日且旋塗出谷見佛龐南峯左  
右映帶最爲兼美即徘徊留意有定光禪師  
居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  
多皆顯驗其夕乃宿定光之草庵咸聞鐘磬  
寥亮山谷從微至著起盡成韻問光此聲蹠  
數光舞手長吟曰但聞鳴槌集僧是得住之  
光所住之北峯創立伽藍樹植松栢引流遙

砌瞻望寺所全如昔夢無毫差也寺北別峯  
呼爲華頂登眺不見羣山膽涼永異餘處先  
師捨衆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  
動山魅魅千羣一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口  
出星火形如黑雲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  
稱計圖畫所寫降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  
相復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之境  
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  
咽流涕但深念實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  
復消滅強輭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  
現曰制敵勝怨刀可爲勇能過斯難無如汝  
者既安慰已復爲說法說法之辭可以意得  
不可以文載當於語下隨句明了披雲飲泉  
水日非喻即便問曰大聖は何法門當云何  
學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  
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若自乘人吾皆影響頭  
陀既竟旋歸佛龐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  
深禪內充愉悦然佛龐艱阻舟車不至年既  
失稔僧衆隨緣師共慧絳種苴拾稼安貧無  
感俄而陳宣帝詔云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

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  
衆費謁兩戶民用給薪水衆因更聚亦不爲  
欣有陳郡袁子雄奔林百里又新野庾崇敏  
民三課兩人登山值講淨名遂齋戒遠辰專  
心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瑠璃映徹山陰曲澗  
琳瑯布底跨以虹橋填以寶飾梵僧數十皆  
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溢目香  
煙徹鼻雄以告崇崇稱不見並席天非其在  
此矣雄因發心改造講堂此事非遠堂今尚  
在但天台基壓巨海黎民漁捕爲業爲梁者  
斷谿爲窟者滄海秋水一漲巨細填梁晝夜  
二潮噉噬滿窟體骨成岳蠅蛆若雷非但水  
陸可悲亦痛舟人濕殞先師爲此而運普悲  
自捨身衣并諸勸助贍匱一所永爲放生之  
池于時計詔臨郡請講金光明經濟物無偏  
寶突出窟以慈修身見者歡喜以慈修口聞  
聲發心善誘殷勤導達因果合境漁人改惡  
從善好生去殺湍潮綿亘三百餘里江谿扈  
梁合六十三所同時永捨俱成法池一日所  
濟巨億萬數何止十千而已哉方舟江上講

流水品又散梗糧爲財法二施船出海口望  
芙蓉山聳峩叢起若紅蓮之始開橫石孤垂  
似萎華之將落師云昔夢游海畔正似於此  
沙門慧承郡守錢玄智皆者書嗟詠文繁不  
載詔後還都別坐餘事因繫廷尉臨當伏法  
遙想先師願申一救其夜夢羣魚巨億不可  
稱計皆吐沫濡謂明旦降勃特原詛罪當於  
午時忽起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暉凝於虛  
空遙蓋寺頂又黃雀羣飛翹動嘈嘈棲集簷  
宇半日方去師云江魚化爲黃雀來此謝恩  
耳師遣門人慧拔金陵表聞降陳宣帝勅云  
嚴禁采捕未爲放生之池陳東宮問徐陵曰  
天台功德誰爲製碑答云願神筆玉著會宣  
帝崩不復得就勅國子祭酒徐孝克以樹高  
碑碑今在山覽者墮淚陳文皇太子永陽王  
出撫既越累信殷勤仍赴禹穴躬行方等春  
屬同禦淨戒畫食講說夜習坐禪先師謂門  
人智越云吾欲勸王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  
府僚無舊必稱寒熱師云息世譏嫌亦復爲  
善王後出游墜馬將絕越乃感悔憂愧方等

先師躬自帥衆作觀音懺法，整心專志。王覺小醒，凭机而坐。王見一梵僧擎香爐直進，問王曰：「疾勢何如？」王汗流無答。僧乃送王一帀香氣，徘徊右旋，即覺搭然痛惱都釋。戒慧先染其心靈驗，次悅其目，不欲生信詎可得乎？其願文云：「仰惟天台闍黎德侔安遠，道邁光猷，迴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將墜，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游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弟子颶颶業風沈淪，愛水雖飧，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驚，義和之轡不停。月鏡迴軒，嬌娥之影難駐。有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得失無已。願生生世，值天台闍梨，恒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

使道俗咸荷。陳主初遣傅宣左右趙君卿再遣主書朱雷三傳，詔四遣道人法昇皆帝自手書悉稱疾不當。陳主遂仗三使更勅州敦請永陽王諫曰：「主上虛己朝廷，思敬一言，利益則四生有賴。若高讓深山，則慈悲有隔。弟子微弱，尚賜迂屈，不赴臺省，將何自安？」答曰：「自省無德，出處又幽，遇則身當，豈令枉溫。業緣如水，隆去竊留，志不可滿，任之而已。仍出金陵路，逢兩使初遣，應勅左右黃吉，實次還生書。陳建宗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殷勤。立禪泉於靈耀閣，開釋論於太極，又講仁王般若百座居左，五等在右。陳主親庭聽法，僧正慧臘僧都慧曠，長干慧辯皆奉勅激揚，難似冬冰。峨峨共結解猶夏日赫赫能消天子欣然百僚盡敬，講竟慧臘擎香爐賀席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理，謂得其門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由來。諍競不止，即座爾穆勝徐陵對曰：「凡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鑑淵海。昔遠游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霧，永陽王北面親承。願陛下詔之還都弘法。」不建陳世所檢僧尼，無貢者萬人。朝議集經

不合者休道先師諫曰調達日誦萬言不免地獄禁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唯道豈聞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揀然居靈耀過爲  
愧隘更求閑靜立衆安禪忽夢一人翼從嚴整稱名冠達請住卷二三橋師云冠達梁武法名

三橋豈非光宅遂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捨身大施又講仁王般若敍經纔訖陳主於大衆內起禮三拜仰殷勤以彰敬重太子已下並託舟航咸宗戒範以崇津導先師虛已亡受能安龍辱故澹無驚喜皇太子請成文云淵和南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人天照燭光耀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秉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内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從其所請世結緣遂其本願日夜增長今二月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爲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奉迎云于時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既字爲善萌反言成晚後大隋吞陳方悟前旨金陵既敗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忽

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於是往憩匡山見惠遠圓像驗鴈門法師之靈也俄而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護像之功其在此矣秦孝王聞風延屈先師對使而言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王人催促迫不得止將欲解纜忽值大風累旬之間妖賊卒起水陸墮潯遂不成行至尋昔管淮海萬里廓清慕義宗賢歸身如舍遺使招引束鉢赴期師云我與大王深有因緣順水背風不日而至菩薩律儀即從稟受先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仍求四願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遂守繩牀撫臆論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欺二生在邊表長途離亂身闇庠序口拙膽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搏節一無可取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謂避嫌安身未若遁法願許爲法勿嫌輕重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

塗既一佛法再興謬承人汎沐此恩化內竭  
朽力仰酌外護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  
卒殘生許此四心乃赴優旨大王方希淨戒  
故妙願唯諾請戒文曰弟子基承積善生在  
皇家庭訓早趨佛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  
悟恆崎嶇於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  
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  
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先基址徒架  
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  
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本爲和尚文殊冥作  
闡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  
遂通波脊發體於無竭善財忘身於法界經  
有明文非從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明導禪師  
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  
無礙辨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  
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  
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  
即消煩惱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於總管金城殿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  
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仗智慧歸宗奉極以

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  
普諸佛愛等覩四生猶如一子師云大王紓  
違聖禁名曰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稱爲  
智者所獲檀觀各六十種一時迴施恭敬兩  
田使福德增多以資家國香火事訖舸衝  
峽大王麾駕貴州臨江奉送供給隆重轉倍  
於前既值便風朝發夕還而諸宮道俗延頸  
候望扶老携幼相趨戒場垂黑戴白雲屯講  
座聽衆五千餘人旋鄉答地荆襄未聞既慧  
日已明福庭將建於富陽縣玉泉山而立精  
舍蒙勅賜額號爲一音重改爲玉泉其地本  
來荒險神獸蛇暴詣云三毒之藪跋者寒心  
創守其間決無憂慮是春夏旱百姓咸謂神  
怒故智者躬至泉源滅此邪見口自呪願手  
又搗畧隨所指處重雲巒縫籠山而來長虹  
煥爛從泉而起風雨衝溢歌詠滿路荊州總  
管上柱國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  
出而言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  
頃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荆人違觀向方遙  
禮臨岐望絕既而重履江淮道俗再馳欣戴